

第四章 相看這檔麻煩事

時節進入小暑。

天氣熱，太陽毒辣，但這些不方便沒有阻撓各家老爺太太想給孩子訂親的心。中午熱？沒關係，那辦晚宴，有月亮就賞月亮，沒月亮就賞星光，總之一定要弄出個名頭讓孩子們見面。

今日是段家請客。

倪家、文家、尚家、費家都到了。

宋太太汪蕊也帶著兩個孩子去了，宋心瑤、宋心梅。

眾人就看宋家兩個女兒，宋心瑤似空谷幽蘭，宋心梅是盛放牡丹，真各有各的好，都誇讚起宋太太會教。

段路身為主人家，自然要出來招呼。

這是宋心瑤第一次近看段路，就一種……不知道該怎麼說，還行吧。

嫁人嫁的是人品，段路人品不錯，她自認成親過門後還是能做到舉案齊眉的，到時候生娃、帶娃，日子悠悠過，女人的一輩子就這樣了。

兩人大抵都知道家族對這樁婚事的態度，因此尷尬中又有點不好意思。

宋心瑤不斷告訴自己要好好表現，這關乎著她一輩子，絕對要給段路留下一個好印象才行。

於是背更挺，展現出多年良好的儀態教育，看得段太太暗自點頭，果然嫡女就是不同，走起路來肩平腰挺，不像那個庶女，雖然皮相好，但走路的樣子不行，一看就是沒下苦工練習過。

宋心瑤無暇顧及其他，一路注意不要左顧右盼，所以園子長什麼樣子她都沒看到，只聽說段老太太喜歡夏葦，一路進來，小徑兩邊擺滿一盆盆的夏葦，開著小小的花朵十分可愛，路旁的夏葦也是她唯一能見到的植物了。

宋心瑤其實覺得自己還可留個一兩年，但沒辦法，十五歲的年齡擺在那裡，爹娘都急，別說母親，心梅跟心梅才十四歲，陳姨娘跟趙姨娘也開始留心了，每次母親準備出門總是各種拜託討好，求母親帶上庶女一起。

入得亭子，下人擺上各種水果——實在沒邀請的頭銜了，段太太直接說，鄉下的莊子送來一批上好的荔枝，請大家來嚐嚐段家的果子。

段太太笑咪咪的，「這妃子笑一年才幾筐，都是送送親友就打發了，外面可買不到，大家嚐嚐味道如何？」

她啊，是越看宋心瑤越喜歡。

大家閨秀就該這樣，有禮儀、有教養。

至於宋心梅雖然漂亮，不過只是個庶女，她的親兒子怎麼可以娶一個庶女為妻，那不是讓她沒臉嗎？

於是給段路一個臉色，暗示他過去跟宋心瑤說說話。今日讓他們見見面，只要孩子都不反對，兩家就可以開始說親了，成親後就會有小娃娃。想到孫子，段太太臉色更急，只差沒出聲催促了。

段路當然也知道今天主要是為了什麼，宋大小姐他看著也行，清清秀秀的感覺很

乖。女子嘛，最重要的就是乖順，那種太有主意的、脾氣太硬的都不行，他看宋心瑤應該是個軟棉花，這樣才好，丈夫是天，成親後才能和諧。

於是過去一揖，「見過宋小姐。」

「段公子。」

「聽家母說宋小姐喜歡彈琴？」

「略有涉獵而已。」宋心瑤其實想說「本小姐彈得可好了」，不過這種話只能放在心底，女先生說了，自謙是美德，女子不可忘。

「我剛好前幾天得了一本難得的琴譜，我不善彈琴，就轉送給宋小姐。」

琴譜是個很不錯的禮物，沒有曖昧的意思，也不值幾個錢，宋心瑤是可以收的，收這種東西並不失禮。

她突然想起，段路是聽段太太說，段太太那兒肯定是母親跟她提的，那薛文瀾是怎麼知道她喜歡琴？小時候雖然一起學習，但那畢竟是小時候，她十歲後就已經分開院子另外請了女先生，他怎知她對琴的心意沒有改變？

疑惑間，段路已經從丫頭手上拿過一本藍色琴譜，宋心瑤雙手接過。

啊，是《天璇歌》，以北斗七星為印象編出來的曲子，雖然會的人也不多，不過這曲子她會——家裡有錢，她又有興趣又有天分，會的曲子真的不少。

宋心瑤笑說：「謝謝段公子。」

「這琴譜是鋪子裡的掌櫃特別推薦的，說稀少，因為曲子太長，練習的人倒是不多。」

宋心瑤知道自己該感謝他的好意，可是就忍不住想，薛文瀾都知道要去找古譜，古譜才稀少，你一個大少爺怎麼沒自己的主見，就聽掌櫃的說？掌櫃的不就是喜歡把賣不出去的東西假裝成鎮店之寶嗎？

但想想也算了，沒主見有沒主見的好，耳朵軟的人至少將來不會給她臉色看——郎有情妹有意什麼的都是戲曲中才有的，她知道生活沒那樣多的故事。

找個不差的人一起過日子，這就是婚姻大事。

這段公子只要不嫖不賭都算好事，何況他房中還無人呢，她這個大醋桶絕對不允許自己還沒過門對方就有通房，就算自己過門了那也不行，不可以就是不可以。想想人生就這樣了，好無趣，真想回到小時候，把三、四歲到十五歲再活一遍，這時候最快樂。

宋心瑤勉強打起精神，「不知道段公子平常喜歡做些什麼？」

「也沒什麼，就是喜歡聽聽戲，要是詠春樓有新的牌子，一定會去捧個幾場。」

「聽戲挺好的。」

「就是。」段路彷彿遇到知音，「我娘還說我不務正業，我哪有不務正業，該算的帳我不都算得好好的嘛。聽聽戲、捧捧場又沒什麼，花個幾兩銀子圖個樂子，那點錢我們段家又不是花不起。」

宋心瑤心想，段太太說的還真沒錯，她一個宋家大小姐一個月的例銀也才一兩，段路居然一次就能花上幾兩圖樂子，一個月去個五次好了，那就是二三十兩呢，普通人家都可以过上兩三年的日子了。

但他說的也沒錯，段家花得起，她也不能說什麼。

去聽戲總比去青樓好，戲子再美那也是個男的，下了戲啥都沒有。但青樓的姑娘就不是這樣了，那可不是幾兩銀子的事，幾百兩、幾千兩都可能，青樓的頭牌個個絕美無雙，每年都有傻子為了頭牌傾家蕩產。

這樣一比，聽戲就挺好的，至少銀貨兩訖。

也許是說到喜歡的東西，段路興致開始高了起來，詠春樓很大，詠春班更不一般，分成四個部，梅蘭竹菊，梅部的當家小旦擅長哭戲，這哭起來是梨花帶雨，《孟姜女》是最為叫好的戲碼。蘭部當家小旦擅長武戲，一部《穆桂英》看得人拍手叫好。竹部的小旦最是漂亮，身段好，那《貴妃醉酒》可是看得人人喝采，比起來菊部的小旦算是比較平庸，不過勝在年輕，將來性很大。

宋心瑤心想，她好像懂得段太太的想法了。

不過現實是現實，現實不是看戲，戲中才有那種十全十美的夫君，現實沒有，段路真的是還不錯的人選了，成親後睜隻眼閉隻眼也就過了。反正著迷看戲比著迷青樓跟賭博好一百倍，後面兩者才是真的不能忍。

說來說去，這段路簡直就是她爹宋有福的翻版啊，將來大概也就是把孩子放給妻子管理，自己跟朋友喝酒聊天、賞鳥鬥雞。

算了，每個人總會有些小嗜好的，喜歡看戲無傷大雅，這她可以。

不遠處，段太太跟汪蕊笑意盈盈，喜不自勝，都想著孩子看起來聊得還可以啊，這好事可該近了。

兩人正說著，倪光宗卻過來，笑嘻嘻的道：「段路，好你個重色輕友。」臉頰紅通通，明顯喝高了。

段路跟倪光宗私交不錯，年輕男孩子在一起難免說些下流話，此時見倪光宗醉了，怕他捅了出來，讓宋心瑤不樂意——是，宋心梅是美，但母親看重的是宋心瑤，他當然只能遵從母親的意思。

不過那宋心梅真的很漂亮，他也見過不少大戶小姐，卻沒人能生得這般，好像夏日盛放的花朵一樣，又聳又豔。

段路扶著倪光宗，「宋小姐，我帶他去洗洗臉。」

「段公子請自便。」

眼見段路扶著踉蹌的倪光宗去了，宋心瑤也回到母親汪蕊身邊。

汪蕊一臉喜色，「怎麼樣，段公子人可好？」

「還行吧。」

「什麼還行？母親瞧著不錯。」

「就是太著迷戲曲了。」宋心瑤把他的話重複了一遍，「這哪裡是普通的喜歡，這都成癮了。」

「總比你爹好，出門看戲至少還知道他去詠春樓，你爹一出門，不回來都不知道人往哪裡去。」

宋心瑤點頭，「女兒也是這樣想的。」

汪蕊欣慰，「女人哪，就是該認命，不要想太多，等成親有了孩子，日子不知道

過得多好，到時候妳就不會去管丈夫了，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兩人說了一會話，費太太又過來跟汪蕊聊天，汪蕊便把女兒放一邊了——自己女兒自己知道，宋心瑤不會鑽牛角尖，讓她想一想，事情就好了。

宋心瑤拿著手上的《天璇歌》，心裡不知道該怎麼想才好。說段路不上心嘛，人家也給自己挑了禮物，要說上心嘛，又明顯敷衍，還直接告訴她「就是掌櫃推薦的」。

說起來，薛文瀾送她的《若河光》還沒練習熟呢，彈琴可比看譜難上數百倍，而且那古譜實在太舊了，她每次翻都要小心翼翼，怕翻破了。

一個表弟都知道要花心思，一個可能的夫婿卻這樣敷衍……

可是就像母親說的，誰讓她身為女子，女子就得認，何況這段路已經很不錯了，文太太的兒子文大豪那才真的不行，就算文太太從小看著自己長大，喜歡自己，但要一起過日子的是丈夫又不是婆婆，怎能因為好婆婆就出嫁哪。

倪秀英悄悄挪過來，「宋家姊姊。」

宋心瑤自從知道倪秀英喜歡新天，就對她很有好感，於是笑著回答，「怎麼？」

「我想去淨個手，妳陪我去。」

「好。」

宋心瑤把琴譜交給牛嬾嬾，交代她好好保管，她帶著大雅，倪秀英也帶著貼身丫鬟，便跟著段家的指路丫頭去了。

段家真的挺大，在那丫頭帶路下也花了快半刻鐘才走到客居休息室——一房的小小院落。

倪秀英淨了手，又想想宴會已經過一半，便換了身衣服。

宋心瑤也是這心思，想著太陽快要下山，便換下湖水綠的襦裙，換了一襲妃紅色的珍珠刺繡衫，珍珠百合裙。

兩人換好衣服，一出院子，發現天已經近黑了。

段家的指路丫頭見兩人出來，又要帶兩人回花園，豈料倪秀英卻道：「走竹林吧，那邊比較快。」

倪家跟段家有點親戚關係，從小就來往，次數多了自然對院子有印象——不知道怎麼去，但知道有那樣一條小路。

那丫頭連忙道：「那竹林路有點泥濘，怕小姐們弄髒鞋子。」

倪秀英道：「沒關係，都晚了，沒人注意到鞋子，遲到了更不好。」

宋心瑤心想也是，晚飯快開始了，要是大家都入座她才出現，又不知道會有什麼閒話出現。

那指路丫頭眼見如此，自然不會再反駁，「那請兩位小姐隨奴婢來。」

來淨手更衣時，沒想到天黑得這樣快，也沒人帶燈籠，現在都快看不清了。

走著走著，突然一陣嬌笑傳入耳中，「倪公子，你說的可是真的？」

宋心瑤怔住，心梅的聲音？

倪秀英也是呆住，倪公子？今日到來的倪公子只有一人，就是她的雙胞胎弟弟倪光宗。

「自然是真的，爹娘寵我，我喜歡誰，一定讓我娶誰。」倪光宗有點醉，但聲音卻壓得低，「妳長得這麼漂亮，我第一眼就喜歡妳了。」

「可我只是庶女……」

「庶女又怎麼了，乖乖我的小梅兒，妳別委屈，哥哥我心疼呢，妳摸摸我的胸口，摸摸，安慰安慰它。」

宋心梅一聲輕笑，「哥哥可別騙我。」

「騙妳做什麼，哥哥我上回在宋家看到妳，就念念不忘，這樣的美人若是讓我娶回家，我就天天不出門。」

「哥哥真要娶我？」

「哥哥不只要娶小梅兒，還要跟妳恩恩愛愛，我們倪家就我一個兒子，梅兒妳過門就是正房少奶奶，上上下下都要看妳臉色，妳要是不開心就跟我說，我把那人趕出去，不尊敬妳，那就是不尊敬我，這樣的下人要來何用？」

「那哥哥那些通房妾室怎麼辦？」

「趕出去，以後梅兒不喜歡的，哥哥我就不喜歡。」

兩人以為竹林無人，說話放肆，倪光宗酒醉膽大，宋心梅有意勾引，說的話越來越不堪入耳。

宋心瑤面色鐵青，倪秀英臉色也不好——太不堪了，高門大戶的少爺千金像個下人一樣在草叢中調情，婚姻乃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這兩人想在草叢中就定下，這怎麼行，傳出去宋家還要不要臉、倪家還要不要臉。

那帶路丫頭突然咳嗽起來，大概驚擾了草叢中的兩人，兩人也沒相詢，一下子從草叢中爬起，迅速跑了。

倪秀英大怒，一巴掌就打下去，「死丫頭，誰讓妳提醒的。」

「小姐見諒，咳咳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」當然是故意的，今天什麼日子，能出來替主人做招呼的都是人精，那丫頭眼見事情醜陋，怕宋小姐跟倪小姐過去捉人，這才出聲提醒——要罵回你們家裡去罵，不要在段家惹事。

宋心瑤也不想欺負一個丫頭，拉著倪秀英的手，「算了。」

倪秀英卻是又難堪又生氣，想說宋心梅怎麼配她弟弟，但又想著宋心梅是宋心瑤的妹妹，一口氣不知道往哪發，又打了那帶路丫頭一巴掌，這才消氣。

宋心瑤心裡也煩，這種事情不能不講，但又不知道該怎麼講，那陳姨娘老懷疑母親想耽誤宋心梅，萬一事情捅出來，陳姨娘一定說是她蓄意陷害……

唉，頭大。

但這事關宋家，也關乎著心梅的一輩子——倪家絕對不會答應取一個庶女為妻，現下只是口頭調情還能阻止，以後不讓兩人見面就是了，要是真讓倪光宗佔了便宜，倪家又擺爛，那倪秀英跟宋新天的婚事也不用再說了。

於是回家的車上，宋心瑤便把事情跟汪蕊說了清楚。

汪蕊一臉又驚又怒，回到家裡把宋心梅直接喊往許氏院子裡，為了阻止陳姨娘跟著鬧起來，破例也讓陳姨娘來了。

宋心梅當然抵死不認，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說是宋心瑤蓄意陷害，看不得她貌美

如花，段公子一晚上偷看她好幾次，所以想害她，陳姨娘馬上嚎著喊冤，又是捶胸又是哭泣的，求許氏給二小姐的清白做主。

當然汪蕊當家多年也不是吃素的，直接讓嬾嬾搜宋心梅的身，果然搜出一方男人帕子，貼著小衣藏著，這除非她自己放的，否則別人不可能把帕子放在這麼隱密的地方。

帕子上的小字清清楚楚：倪。

許氏覺得又生氣又疲倦，這孫女從小念《女誡》卻如此不知道自愛，幸好今日是在別人家，萬一宴會是在倪家或者宋家，兩人有自己院子，恐怕就要出事。想想，直接讓宋心梅禁了足，發落的理由是「頂撞老太太」，至於婚事就由汪蕊做主，等時間到了，替她相一門合適的人選，出嫁那天才能出院子。

嫁出去後，就由夫君管教，從此不關宋家的事。

陳姨娘卻是哭著懇求，既然二小姐跟倪公子兩情相悅，何不成就一段姻緣，讓倪家來提親吧。

宋心梅也哭著，說倪光宗是真心喜歡自己的——倪光宗說，爹娘祖父母都很疼他，他說他們一定會接受她。

許氏跟汪蕊都要被氣笑了，倪家那家世，倪光宗又是三代單傳，能娶一個庶女嗎？陳姨娘還是個青樓出身的，就算是清姑娘，那也是青樓出身，改變不了。

別說只是私相授受，就算兩人真的怎麼了，那最多也只是貴妾的命，倪老爺有個堂哥是當官的，宋家再有錢也爭不起。

許氏懶得管，揮揮手讓她們下去。

她發落了，剩下的就交給汪蕊。

天熱，蟬叫一聲聲傳來，宋心瑤已經熱得連練琴的興致都沒了，半臥在美人榻上，讓小雅給她念書。

段路那本《天璇歌》被她放在書架上了——將來過門，這也得帶過去，表示對夫家的尊重。

唉，人生好難。

《女誡》上的大道理她都懂，但就是有種說不出的不開心。

她一點都沒有高興的感覺，反而希望時間過得慢一點。

不想出嫁，但找不到理由不出嫁。

「小姐，吃點西瓜，剛從井裡撈出來，還冰著呢。」大雅興致勃勃端了一盤切好的紅西瓜。

西瓜？這個好，她喜歡西瓜更勝段路幾倍呢。

西瓜已經切好一小塊一小塊，上面有銀叉子，拿起來吃方便，又不會弄髒衣服。吃了幾塊，見大雅一臉笑，她忍不住問：「又聽到什麼了？」

「瞞不過小姐。」

深閨無聊，宋心瑤也喜歡聽些故事解悶，「快說。」

「就是那薛太太嘛……」

薛文瀾的母親？宋心瑤印象中是個小心翼翼的婦人，很規矩，規矩得有點膽小，「她怎麼了？」

「她莫約十天前去求老太太，給薛少爺安排兩個通房丫頭，說想抱孫子，說薛少爺已經十四歲，房中可以有人了。」

宋心瑤錯愕，周華貴腦子是怎麼了，薛文瀾這艱難的狀況，任何人都知道他該把心思放在讀書上，畢竟處境艱難，許氏給他挑書僮都是千挑萬選的，結果親娘去跟姨祖母要了通房丫頭？這不是阻礙他讀書嘛，周華貴怎能如此糊塗？

想想不禁對薛文瀾同情起來，「祖母怎麼說？」

「老太太拗不過薛太太，讓大管家找了人牙子來，薛太太親自挑了兩個合心意的就往落勤院塞了，薛少爺本不要收，薛太太卻是又哭又鬧，說兒子大了不聽她的話，她不如去死了算了，薛少爺沒辦法只好收下，卻把人放在後面的單房，不去管她們。」

宋心瑤皺眉，周華貴怎麼是這種人啊，兒子一心想考試，做母親的卻一心想跟他搗蛋，還自以為好。看來是覺得自己多年委屈，要拿著勒著薛文瀾一輩子了，想想，不禁同情起薛文瀾將來的妻子，有這種婆婆，日子要怎麼過。

大雅繼續說：「那兩個通房，一個叫做春花，據說膽子很大，薛少爺去賀先生那邊讀書時，自作主張要給薛少爺打掃房間，下人見她有薛太太靠，不好阻止，結果弄壞了薛少爺的重要之物，薛少爺氣得昨天就把人趕出去，把遠志跟登高嚇死了，說服侍薛少爺這麼多年沒見過他發脾氣，沒想到一發就這樣大。」

宋心瑤點點頭，「若是先人留下的東西被弄壞，當然是要生氣的。」

「就是這點才奇怪，不是什麼先人之物，更不值錢，聽說那春花弄壞的是一條小孩子用的兔毛圍巾。薛少爺好好的打包放在抽斗裡，她說兔毛太久沒洗會有味，非得拿出來去漿洗，兔毛禁不起漿，那毛自然落了大半，薛少爺聽說生了好大的氣。」

宋心瑤奇怪，卻也想不出原因，「或許是從江南離開時帶來的紀念之物，小孩子互相餽贈也是有的，也許是重要的朋友送的。」

念舊總不是壞事。

想想周華貴居然去求許氏給兒子安排通房，宋心瑤搖了搖頭，兒子要上進，老娘拖後腿，京城年年有豬爹娘，但像周華貴這麼豬的，也不多見。

想想又道：「把我的琴跟那本《若河光》拿過來。」

《若河光》可比她預計中的難多了，這陣子幾乎都在跟這支曲子奮鬥，連護甲都彈斷了兩枚。

難，真難，可是她也真心喜歡。

這要是等她練成，肯定要在家里宴上好好炫耀一番。

夏日午後，微風，蟬叫，混著宣和琴發出的聲音，飄盪在書蘭院中。

宋心瑤的心慢慢靜了下來。

宋家跟段家開始走動起來，就在這時候，突然傳出青天霹靂的消息，段路一個寄居的表妹懷孕了，段路的。

宋心瑤聽到都傻眼，啥啊？

沒有通房，號稱潔身自愛，結果把表妹的肚子搞大了？

段太太親自上門道歉，汪蕊雖然一把火但也不好拒絕，想想這跟女兒有關，所以也把女兒叫來了。

段太太一臉歉意，「那秀鳳啊，是我表姊的孩子，我見她無依可憐，所以帶回府中扶養，沒想到她會跟路兒做出這種醜事，且連孩子都有了。不過宋太太跟宋小姐放心，我已經把她打發到鄉下莊子了，無論生男生女都會跟著在鄉下長大，她雖然喊我一聲表姨，但我內心的媳婦是宋小姐，可沒想過其他人。」

汪蕊一臉鐵青，但又想著萬一女兒喜歡段路呢，可別棒打鴛鴦，於是問道：「心瑤，妳怎麼說？」

還能說什麼，宋心瑤一揖，「心瑤雖然是女兒身，但也懂不奪別人所好，既然段公子跟表妹情投意合，心瑤也不願插足。」

「我那外甥女怎麼跟宋小姐比。」段太太十分誠摯，「路兒只是一時糊塗，被秀鳳給騙了，現在已經清醒，也十分後悔，宋小姐就原諒了他這一回。」

宋心瑤還是委婉的拒絕了。

汪蕊看出女兒心意，便也跟著說，段太太講了一個下午還是沒辦法轉圜，只能失望而去。

汪蕊安慰了女兒一頓。

宋心瑤直笑說沒事，反正自己也不是多喜歡段路，這婚事沒了就算了，再找就行。這事情原本應該是你知我知就好，沒想到段家那邊卻防不仔細，讓事情本末透了出來，才幾日呢，京城都知道段家少爺弄大了表妹的肚子，宋家不願與之成親。雖然是宋家站理，可是外人難免說宋心瑤得理不饒人，未來婆婆都上門道歉了還不給個臺階下，真不懂事，誰家將來娶了，肯定婆媳不和倒大楣。

汪蕊氣得跳腳，就殺上段家那邊要給交代，宋心瑤卻是很悠閒，自顧練琴，她想得很仔細，高門大戶，她又是嫡出，不愁嫁的。

正談著呢，牛嬾嬾進得格扇，「表少爺說想見小姐。」

薛文瀾？

這麼巧，她在練習他送的琴譜，他就來了。

「請他到涼亭。」宋心瑤道。

她取下護甲，理理裙子，這便起來。

到了涼亭，看到薛文瀾，突然脫口而出，「表弟是不是又長高了？」

薛文瀾沒想到她一開口說這個，於是點點頭，「前幾天是剛做了新衣服，繡娘說的確拉高了些。」

「明明比我小幾個月，現在卻得仰頭看著你。」

薛文瀾見她神色尚可，放下心中大石。宋家跟段家的事情他當然知道，喜歡她，

但也沒那立場去求親。

沒有功名、沒有成就、沒有家底，他連自己的房子都沒有，他什麼也給不起，有時想起她的婚事雖然會心痛，但又想，段路聽說人不錯，她若能有個美滿婚姻也是美事一樁，他該祝福她。

怎料剛剛去雁陽院探視母親，聽得母親說起段家那些事情，便想來看看她。

他心裡想著，那段路居然這樣羞辱她，將來等他出人頭地，一定要替她討回今日受到的委屈。

此時見她一臉平和，心裡感覺更捨不得。

自己放在心上的人，居然要受到這樣的待遇……

「表弟？怎麼啦？臉色這樣難看？不舒服嗎？」

「不，不是。」薛文瀾回過神，「就是……表姊沒事就好。」

宋心瑤不傻，一聽就懂了，笑說：「我還不至於計較那點事情，幸好是過門前，要是段家藏著，過門後才告訴我，我可一點辦法都沒了。」

薛文瀾在這點挺佩服她的，永遠可以朝好的方面想。

他記得小時候有一次過年探險，宋心湘整個人栽入花園，被嬾嬾撈出來時扁嘴正要哭，宋心瑤說：「心湘妳看，差一點就掉湖裡了，運氣可真好，這天氣掉湖裡要傷風的，心湘今年的運氣肯定挺好的。」

宋心湘張大嘴巴原本都要嚎出來了，因為覺得自己運氣很好，突然又笑出來。

「表姊一直這麼樂觀。」

「身為女子太苦了，得樂觀點才能替自己續命。」宋心瑤戳了戳他的額頭，「你們身為男兒，志在四方，不懂後宅女子之苦。」

一個聲音從草叢傳來，兩人轉頭，見是一隻大白貓穿過花草而來，是彩霞。

彩霞現在十歲，年紀有了，但脾氣沒變，還是挺驕傲的。

見兩人都無理自己便在旁邊走來走去，聞聞宋心瑤、嗅嗅薛文瀾，嗚嗚低鳴，撒嬌。

過了一會，宋心瑤一把撿起彩霞，左手抱著，右手摸牠肚子，彩霞喵喵的，也不逃，白色的尾巴在空中晃動。

薛文瀾心中一陣溫柔湧動。

其他的他什麼都不想了，記得現在就好。

第五章 原來你很喜歡我

夏末初秋，宋心瑤的婚事還是不順利，出了段家那事情，別人不怪段家沒管好兒子，反都說起宋家大小姐得理不饒人。

汪蕊覺得這事犯沖了，於是打算上山去拜拜，一跟許氏提，許氏就說好。宋家今年真是流年不利，宋心瑤婚事不順，宋心梅又跟那個倪光宗不清不楚，宋新天十四歲，情竇初開收了個丫頭，沒想到被那丫頭迷得頭暈轉向，汪蕊生氣之下把那丫頭打發出去，宋新天居然這樣跟自家母親槓了起來。

上香好，去玉佛寺捐點香油，喝些平安粥，好保得家宅平安。

原本汪蕊只要帶自己女兒宋心瑤去，後來陳姨娘不知道哪來消息，去求許氏說想

跟，想替二小姐求求平安，許氏心軟，見陳姨娘哭成那樣就允了。
陳姨娘都去了，趙姨娘自然想跟，最好三小姐宋心湘也一起去沾沾佛氣，沒道理允了陳姨娘，不允趙姨娘，好，准。
然後周華貴也知道了，說想順便帶兒子去燒燒香——自從她塞人進兒子房間後，兒子不但不碰那些丫頭，還跟她生分了，因此想去求求菩薩，她就這麼個兒子，千萬不要搞得母子不和，不然將來怎麼辦。
許氏疼這個甥女，哪有不准這回事，准。
汪蕊簡直傻眼，原本一輛馬車就可以搞定的事情，現在這麼多人要去，連許氏都要去，母女兩人輕裝前行跟帶著一大家子，那可是兩回事。
前前後後張羅幾日，這才勉強搞定。
出發那日，浩浩蕩蕩幾輛大車。
許氏、汪蕊、周華貴三人一車。
宋心瑤、宋心湘一車。
薛文瀾、宋新天一車。
其他丫頭嬪嬪分坐三輛車。
宋心湘許久沒出門，因此很是高興，宋心瑤看妹妹一臉喜色也跟著微笑起來，心湘好哄，這點真好。
愛哭雖然愛哭，哄哄就停，長大了有時候覺得庶女委屈，自己勸她幾句也馬上想開，不像心梅總是鑽牛角尖，覺得世界對不起自己。
宋心瑤後來也懶得理宋心梅了，自己是姊姊，又不欠她，何必老是哄著，還哄不好。
馬車轆轆前行。
那玉佛寺在城南半山腰，是百年古寺，終年香火不斷，籤詩據說最是靈驗，汪蕊想去玉佛寺，主要也是想替女兒求求籤，順便給兒子解厄運——不過一個丫頭而已，居然這樣念念不忘，肯定著魔了。
幾輛大車大概走了一個時辰便在山腳下停住，再上去是上坡路，為了表示對菩薩的虔誠，是要下車用走的，大概百來個石階，真的不行，旁邊還有一些壯漢跟婆子幫忙背人上山。
許氏自然沒辦法應付這麼長的階梯，汪蕊選了一個粗壯的婆子背，背一人上山，是一百文，汪蕊給了兩百文，那壯婆子喜道：「我一定背得好好的，不會顛著老太太。」
然後又想，自己跟周華貴肯定也不行，又找了兩個壯婆子。
一群人開始上山。
宋心瑤雖然才十五歲，但千金大小姐養在深閨本來就不怎麼動，不到三分之一就開始喘，看到還有那麼長的階梯只覺得頭暈。
汪蕊雖然被人背著，腳不痠，但顛著呢，自己也不舒服，沒辦法顧女兒。
薛文瀾走過來，「表姊還好？」
「不太行了，表弟你讓我搭著肩。」

「我拉表姊吧。」

薛文瀾把袖口一卷，握在手心，然後隔著袖子布拉住了宋心瑤。

一旁宋心湘看了，「表哥也拉拉我，我、我不行了。」

薛文瀾把另外一隻手也用袖子捲住，拉住宋心湘。

他還是天天練拳，這點山路對他來說不算什麼。

三人就這樣上山，雖然握著手，但隔著袖子布沒碰到肌膚，不算失禮。

汪蕊心想，周華貴雖然腦子不太對，但看看薛文瀾，真沒得挑了，讀書、做人什麼都好，可惜出身不太好，但這也不是他願意的。

一行人拖拖拉拉上了玉佛寺，這才總算緩過來。

寺中小和尚見他們狼狽，連忙引到後面廂房去梳洗。

洗了臉，重新梳過頭髮，換掉汗濕的衣服，才總算緩過來。

汪蕊簡直像大保母似的，重新招呼眾人到大殿禮拜。

玉佛寺的菩薩是木雕，也不知道一開始哪來這麼大的木頭，經過百年薰香，佛像都被薰得黝黑，但卻更為慈祥。

許氏、汪蕊、周華貴三人跪在地上，念念有詞，極為虔誠。

宋心瑤也跟著拜下去，菩薩保佑信女婚事順利啊。

陳姨娘跟趙姨娘磕起頭來，嘴中不知道在祈禱些什麼。

宋心瑤這時看著兩個平常不太聽話的姨娘，心想，與祈求菩薩還不如平日自己做好一點，在家裡老是做妖，還求菩薩保佑，菩薩哪這麼糊塗？

拜完菩薩，許氏要去聽經，汪蕊跟周華貴自然陪同。

幾個年輕孩子等著就是這個，長輩去聽經了，自己去後山賞竹看湖。

宋新天也想跟著去玩，汪蕊卻是不同意，拉著他要去聽經。兒子遇上了狐狸精，狐狸精雖然走了，兒子還念念不忘，這一定要去誦經堂讓佛氣洗洗，好寧元神。

宋心瑤跟宋心湘兩姊妹在僕婦的簇擁下，去了後山。

女孩子跟著許氏，每年至少來玉佛寺一次，但每次看還是覺得景色不同，眼前湖光山色，視野遼闊，早秋金風送爽，十分令人舒暢。

至於薛文瀾，因為是東瑞國最年輕的舉子，方丈也知道他，居然主動邀請他一敘，所以他現在跟方丈在後山禁地討論四書五經。

宋心瑤跟宋心湘兩姊妹看著玉佛寺早開的菊花，嘖嘖稱奇。

真是佛光之地，連菊花都開得早。

今日是參佛的好日子，上山的大戶多，後山來來去去都有人，加上他們還有嬾嬾跟著也不用擔心，兩人一路玩賞越走越遠，等到宋心瑤想起已經出來好長一段路了，連忙要回頭走。

此時，卻聽得涼亭中傳來一陣輕浮調笑，「兩位小姐要去哪？小生有空，不如讓我陪同一段，兩位貌美如花，正需要我這位護花使者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

一群年輕男子連忙叫好。

宋心瑤皺眉，好下流，於是拉緊妹妹的手，「我們走。」

薛文瀾跟方丈一席話，頗有所得——不是學問方面，而是人生方面。

雖然比同齡早熟，但畢竟才十四歲，需要學的還很多。

方丈送給他一塊檀香小木，說是供佛十餘年的香木，說等他將來高中進士，可以用來刻官印。

薛文瀾慎重接下。

方丈很老了，也撐不住，薛文瀾便告辭，在小和尚的指引下回到大殿。

小和尚說，聽經還得半個時辰才會好，跟他說可以在附近走走，玉佛寺有靈氣，菊花跟桂花都開得早。

薛文瀾正想著要去哪，就見宋心湘滿臉驚惶在僕婦簇擁下過來，一見他就哭，「表哥……母親呢？我姨娘呢？」

「聽小師傅說聽經還要半時辰，怎麼了？」薛文瀾突然覺得不太好，宋心瑤呢？她們姊妹不是一起行動的？「大表姊不是跟妳一道的嗎？她人呢？」

「大姊姊摔下山了……」

薛文瀾腦子一熱，「什麼？把話說清楚！」

「嗚嗚，我們剛剛到後山涼亭遇到一群登徒子，非得拉著我跟大姊姊一起喝酒……我們自然不願意，他們居然動手要留人，大姊姊跟他們爭執起來，那人用力一揮，大姊姊站不住就從坡上滾下去了……」宋心湘眼淚流滿臉，「那幾人眼見鬧事，很快跑了，我、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牛嬾嬾自告奮勇要下去看，沒想到也跟著滑下去……我只好回來找母親。」

薛文瀾腦子很快動了起來，「陳嬾嬾，妳快點去經堂找大太太，把事情原委說一次，辛嬾嬾，妳帶我去大表姊摔下去的山坡，我下去看看。」

辛嬾嬾巴不得有這一句話，「表少爺隨老奴來！」

也不是她們貪生怕死，那坡那樣斜，石塊嶙嶙，大小姐摔下去了，牛嬾嬾也摔下去了，再派人也是摔下去的遭遇，還不如回來找身手好一點的，這表少爺可是天天習武，身手肯定比她們這些婆子好。

薛文瀾心跳得很快，一路催促辛嬾嬾走快一點。

直出去好大一段路，這才到她們說的涼亭處，此時自然一個人都沒有。

辛嬾嬾指著西面的一個大石坡，「大小姐就是從這裡掉下去的。」

薛文瀾提了氣，這便往下去。

石坡下是樹林，才出一小段就看到牛嬾嬾掛在樹上，頭破血流，人倒清醒，見到他十分高興，「表少爺快去找大小姐，老奴不要緊。」

薛文瀾頭也不回，「我已經讓表妹去找大太太，牛嬾嬾再忍一下，等人來救。」

一邊說一邊繼續往下探去。

這後山底下雜樹叢生，穿過了一段樹林，底下是河流，薛文瀾遠遠看見河邊有個藕荷色的身影仰躺在河床上，心裡一喜，連忙過去。

幸好，還有氣。

宋心瑤額頭上有些青紫血跡，但人沒事就好。

把人從河水裡撈起，心想以汪蕊的手段肯定很快就會叫人來救，把人拖到河水邊即行。

宋心瑤的衣服已經被樹枝劃破不少處，薛文瀾連忙脫下外衫給她蓋上。

這一陣拉動，宋心瑤卻是緩緩睜眼，「我、我……我怎麼了？」全身痛。

薛文瀾聽得聲音，馬上探過去，「表姊掉下山坡，還記得嗎？」

宋心瑤腦子一閃，對了，那群該死的傢伙……疼……對了，「心湘呢？心、心湘可有怎麼樣？」

「心湘表妹沒事。」

宋心瑤安心下來，心湘沒事就好，這一安心，突然痛意一起湧上。

她是千金小姐，從小沒挨過打，突然從山上滾落，身體那疼是完全沒體會過的，忍不住皺眉呻吟。

薛文瀾溫言安慰，「表姊忍忍，已經讓表妹去跟表舅母說了，很快會有幫手。」

宋心瑤漸漸醒來，突然看見自己身上蓋著男人的衣服，這下子腦子全醒了，「我的衣服……我的臉……」

她手掌有大面擦傷，碰到臉自然一陣刺痛，心慌之下來不及多想，「我的臉傷了？」簡單幾個字，講話都帶著哭腔。

心想完了完了，她名聲已經不好，臉又壞了，接下來要怎麼把自己嫁出去？

「沒事、沒事，表姊別自己嚇自己，臉很好，是手掌，表姊自己看看就知道了，肯定不是臉疼，是手在疼。」

宋心瑤又摸了摸臉，沒錯，疼是手疼，「我的臉真的沒事？」

「一些瘀青，沒外傷，將來會好的。」

見薛文瀾一臉認真，宋心瑤稍稍安心了，這表弟從來不應付別人的，肯定也不會應付自己，然後又是一陣劇疼——腿太疼了，是不是斷了？怎麼疼成這樣？

薛文瀾看她眼中還有淚花，心裡一陣不忍，「表姊想想別的，別想腿，越想越疼。」

她全身傷，而且還泡在河水裡一陣子，現在是初秋，雖然不算冷，但濕著身子肯定不好。

「那群可惡的傢伙。」宋心瑤一邊疼，一邊回想起記憶，「要是讓我知道是哪戶人家，我肯定告官……嘶……」

遠遠的，傳來轟隆聲。

烏雲很快的過來，把太陽遮住一半。

宋心瑤都傻住了，她都這麼慘了，還要下雨？

忍不住嘆氣，「表弟你找地方避雨去吧，夏末初秋最容易傷寒，小心別中招了，你還得考試。」

「我怎麼可能扔下妳一人。」薛文瀾說畢，轉身就把她往背上拖，「雖然男女授受不親，不過性命要緊，這事情以後妳不說、我不說，沒人會知道。」

薛文瀾剛剛才跟玉佛寺的方丈聊過天，知道這後山有不少小屋。百年來，一些高僧為了專心修為，連弟子打擾都不願，會在後山蓋個小木屋獨自生活。

只要找到小屋的其中一間，躲過這場雨就行。

他長年練習武術，背個女子走山路自然不是問題。

轟隆聲越來越大，兩人都緊張。宋心瑤雖然滾進河中，但也只濕了下半身，要是連頭髮上身全濕，肯定要傷風的。

烏雲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。

轟隆聲就像從背後傳來的那樣大聲，催促著薛文瀾走快點。

終於，讓薛文瀾看到遠處一間小木屋，於是三步併做兩步快速跑過去。

門沒鎖，很容易進了屋子。

才剛剛進入，大雨就落了下來，雨打屋簷跟樹葉發出巨大響聲，兩人回頭一看都覺得好險，這雨太大了。

把宋心瑤安置在床上，薛文瀾又四處翻找，找出了油燈、打火石。

油燈一點燃，屋子裡亮了不少。

宋心瑤終於清醒了，看到自己袖子上都是樹枝刮破的痕跡，裙子上也是，幸好有表弟的外衫罩著，不然別人來救豈不是難看。

痛，真痛。

薛文瀾看她緊蹙眉頭，想著引開她的注意力，於是笑說：「我給表姊講個故事吧。」

「那好。」

薛文瀾說了起來，講的是歷史故事，東漢光武帝如何光復漢朝，對妻子陰麗華又是如何深情。

宋心瑤卻是不同意，「他還不是娶了郭小姐，還給郭小姐當了皇后，陰麗華只是妃子。」

薛文瀾一怔，「當時漢光武帝需要郭家的兵力，自然只能給郭小姐當皇后。」

「所以啊，深情，但是江山更美……當然我也不是說這樣不好，只不過就不能說是深情了，一旦有了利益，再深的感情都不算什麼。」

想到段路那樣潔身自愛的好名聲都弄大了表妹的肚子，宋心瑤實在意興闌珊，不知道有誰真能對妻子從一而終。

話說回來，這世道對女子不公平，憑什麼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女人只有三從四德。

薛文瀾笑說：「表姊說的也沒錯，只不過以帝王來說，漢光武帝算是不錯了，其他皇帝可是把一后、四妃、九嬪、二十七世婦、八十一御妻全娶齊。」

宋心瑤突然想起一事，「表弟怎就順著我的話呢？」

想來，宋新天都還會反駁她呢，這表弟卻對她一直百依百順。

但要說脾氣好，卻也不是，至少他沒給過心梅一樣的好臉色。

為啥？

薛文瀾聽她這樣問，有點被看破心事的不自在，「表姊說得有道理，我自然同意。」

「可是你是男子，你應該要跟我爭論，一個帝王只有兩個妻子，一個還是政治聯姻，已經是對陰麗華大大的深情。」

「不過就像表姊說的，對帝王而言，江山終究比較美。」

「我也不是不能理解，就是不平衡，男子是人，女子也是人，憑什麼男子偷人是

風流，女子偷人要被浸豬籠。」宋心瑤想想又道：「幸虧我娘不在這裡，要不然她又要說我想太多才嫁不出去。」

「表姊不會嫁不出去的。」

「那可承你吉言了，我現在的名聲就是個小器閨女，得理不饒人。你說說，這明明是段家的錯，怎麼最後名聲不好的卻是我，是不是很不公平？」

「世上本多糊塗人，表姊不用放在心上。」薛文瀾聲音低低的，聽起來很溫和。屋外大雨滂沱，屋內油燈搖曳，宋心瑤躺在床上，身上蓋著薛文瀾的外袍。

薛文瀾坐在桌子邊。

宋心瑤突然睜大眼睛，看錯了嗎？

沒錯啊，真不是眼花，也不是陰暗的關係，她這表弟的耳朵紅得像快要燒起來一樣。

宋心瑤不是傻子，之前沒發現只是沒想到，現在一看到表弟跟自己說話就耳朵紅，馬上就想到了——這表弟一趟江南行，千里迢迢帶琴譜給自己，明明沒人跟他說過，卻知道她喜歡彈琴。

送給她的禮物不值錢，又不曖昧，她可以堂堂正正收下又不用感到有壓力，但那古譜肯定要花時間找。

從小到大，自己說什麼，他都點頭。

那除夕夜的探險，後來連心湘都不想玩了，只有他還陪著她去。

她摔下來，那麼陡峭的石壁，他也下來找她。

明明很危險，他還是來了。

這表弟……是很喜歡自己的……

宋心瑤，妳這豬頭，要是換成別人，恐怕早看出端倪了，只有自己一門心思撲在出嫁這件事情上，沒去想到其他。

薛文瀾很出色，十四歲就中了舉子，宋心瑤雖然不虛榮，但想起自己被這種人喜歡，還是挺高興的。

她需要一個丈夫——已經十五歲了，加上名聲又不好，真沒辦法再拖了。

表弟……人挺好的。

高她半個頭，小她幾個月，會讀書又自愛……對了，薛太太給他求來的兩個丫頭據說一個也沒碰，薛太太能把人塞進院子，可沒辦法勉強兒子進房啊。

對，她就是個妒婦，她不能接受姨娘妾室，如果是表弟，可能可以一心一意對她。不過門戶可能是個問題。

娘親未必同意，薛太太也未必同意。

寡母獨子，這種婆婆等待著自己熬成家裡最大的那一個，不會喜歡一個高門媳婦，因為這樣她就不能擺婆婆威風了。

看她硬塞人進薛文瀾的院子就知道，也是喜歡伸手伸腳的母親，而且喜歡說「我是為你好」，這句話真的太萬惡了，任何孩子不願的事情，只要說上這句就好像變得光明正大，孩子不從就是不孝。

比起自己，薛太太可能更願意買個丫頭當媳婦，因為這樣她才能夠發洩多年來的

委屈——其實母親對薛太太真的很好，吃穿沒短，又很顧慮她的心情，常常請她到翠風院陪伴說話，下人都知道母親真的很喜歡薛太太。

可是薛太太總是推辭，天氣熱就說熱，天氣冷就說冷，好像翠風院有老虎吃人一樣，這推那推的，推托到不行了才會勉強去。

母親以前就說過，文瀾很好，可惜薛太太不太識大體。

這樣的薛太太，會同意兒子娶自己嗎？

宋心瑤剛剛覺得婚事有了著落，突然間又沒了，真是阻礙重重啊，忍不住嘆了氣。

薛文瀾問：「表姊怎麼了？」

「有件事情我剛剛盤算好，可是想想我娘好像不會同意，一時沮喪，表弟你說說，人生怎麼這樣艱難呢？」

「我雖然年紀不大，但多個人多個商量，表姊可以跟我說說。」

「我就是想求我娘一件事情，可怕她不同意，這要是單純的不同意就算了，這事情她不同意，說不定會害到別人。」萬一母親以為自己跟薛文瀾有苟且之事，自己是不會怎麼樣，薛文瀾肯定會慘。他的立場本來就很艱難了，萬一再加上「勾引大小姐」這一條那還得了，就算考上進士，前途也沒了。

「表姊若是很想，我看表舅母會同意的。」

「真的？」

「表舅母很疼表姊跟表弟，表弟跟那丫頭鬧出的事情，要是放在別家早禁足了，可表舅母現在還是捨不得兒子，只要表姊提的不是歹事，好好跟表舅母說，不會不允的。表姊記不記得小時候學游水，表舅母原本不同意，後來還是請了女先生來教，後來年年五月就請人淨塘，為了讓表姊下水。」

宋心瑤噗哧一笑，這薛文瀾可真喜歡自己，這種事情都記得清楚？

十五歲的少女，在歷經退婚還加上名聲不好的打擊後，發現自己被人喜歡，還是被一個優秀的人喜歡，那種開心的感覺很難形容。

好像覺得沒路了，沒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。

以前是沒把薛文瀾當成親對象看，現在依照這標準真沒得挑了，什麼都好，至於家世，她真不在乎，爹爹不管事情，老太太耳根子軟，她只要說服母親就好了。讓母親去提，薛太太就算不願，但也絕對說不出不好，再者，就算能拒絕一次，薛文瀾這樣喜歡她，聽到風聲肯定會自己去跟母親提，沒有哪個母親拗得過兒子的。

婚後她還是住家裡，不用伺候誰，也不用看誰臉色。

薛文瀾可比段路好上一百倍。

想到表弟喜歡自己，宋心瑤原本因為婚事不成而沒什麼勁的心情突然活絡了起來，「表弟以後若是中了進士，是想留京，還是外派？」

薛文瀾回答得很自然，「自然是外派，天地這麼大，怎能一直困在京城，最好是一直在外，每個地方待上幾年，這才不枉人間來一趟。」

「那……到時候的妻子是留在京中侍奉薛太太，還是一起帶出去呢？」

薛文瀾沒想到她會問這個，頓了頓才回，「自然會把母親跟妻子都一起帶走，外

派不知道幾年，一家人還是得在一起才像一個家，沒道理放著老母親讓妻子伺候，也沒道理放著老母親一人在京中想念。」

宋心瑤就看到他耳朵更紅了，幾乎要滴出血來，忍不住露出一絲笑意，這表弟真可愛，居然這樣就不好意思了。

是不是偷偷把妻子的形象帶入她了呀？

她覺得自己現在好像調戲良家婦女的登徒子，但真的好有趣啊，表弟、表弟，你是什麼時候開始喜歡我的啊？

被喜歡是一件令人開心的事情，即使她現在對他的感情說不上喜歡，硬要講，就只是「高興」，但高興也是好情緒。

被許氏那邊的許家表哥喜歡時，她只覺得「喔，不行」，許家表哥整日無所事事，卻覺得自己瀟灑風流，雖然不嫖不賭，但也不上進，讓他讀書他不讀，讓他去鋪子幫忙他又嫌金錢俗，唉，說金錢俗又一天到晚跟自家老娘要銀子花，整天喝酒賞花自詡為古人之風，白白長得一副好皮相，腦子卻像被門夾過一樣，令人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薛文瀾就不同了，讀書能讀，武術能武，剛剛背了她走那麼長一段路也沒見他喘，可見腦子好，身子健康。

遠處隱隱有聲音透過雨聲傳來。

「宋大小姐」、「宋大小姐」，一聲一聲的。

薛文瀾站了起來，神色頗喜，「應該是表舅母找來的幫手，表姊躺著別動，我去外面喊他們過來。」

「表弟這麼高興嗎？」不是應該遺憾跟她相處的兩人時間沒了？

「是，表姊有傷，衣衫又濕，禁不起耽擱，時間越久對身體越不好，還是快點回府請大夫看，切莫留下病症。」

噉，原來是這樣，她這三八都忘了。

一想起來，嘶啊，痛啊，濕透的裙子貼在腿上，冷冰冰、濕黏黏，好難受啊。

宋心瑤回到宋家已經是晚上的事情了，一路辛苦自然不必說，幸好宋家有錢，有錢好辦事，不然現在只怕還躺在那小木屋裡。

她全身外傷，請來看病的是城南大戶很信任的馬大夫，是個中年娘子，醫術很好，口風也緊。

宋心瑤除了臉蛋無恙，全身都被樹枝岩石刮傷，左小腿還骨裂了，雖然沒骨折嚴重，但也得好好養，不然日後麻煩。

汪蕊一聽險些暈過去，老嫗嫗連忙扶住。

看到女兒躺床一臉病容，汪蕊眼淚都出來了，「馬大夫，您一定要救救我女兒，她才十五歲，千萬不能落下後遺症，馬大夫，求求您。」

馬大夫很慎重的說：「我自當盡力，不過能好到幾成還要看大小姐配合。」

宋心瑤連忙說：「我一定聽話。」

馬大夫露出一絲笑容，「大小姐是要好好聽話。」

接下來熬藥的熬藥，身上的外傷也要抹藥，都是女子，上藥倒是方便許多，怕留疤痕，馬大夫還開了食方，要照著單子吃飯、吃藥、抹藥，傷疤很快會好。但為了去痕，要多抹幾個月的藥。

一頓忙碌，直到亥時才算安定下來。

汪蕊坐在床邊摸著女兒的頭髮，眼睛都哭腫了，「怎會這樣，原以為上玉佛寺能求個平安，沒想到讓妳遭遇這等禍事。」

「娘別哭，女兒沒事。」

「怎麼會沒事，那麼多傷，還傷了骨頭……」汪家有個表姊，就是骨頭出問題沒治好，後來走路一拐一拐的，被丈夫嫌棄得緊。

「娘，女兒大難不死，必有後福，從那麼高的地方摔下來都只有這樣，將來的福氣肯定大得很。」

汪蕊抹抹眼淚，「那群沒用的婆子，那麼多人都讓妳摔下去，回頭我就都賣了，一點用都沒有。」

「娘，別這樣，不關她們的事情，那群惡人……女兒瞧也有些來頭……」

「我明日一定要去告官，讓官府抓人，堂堂天子腳下居然有人害我女兒落山，我一定要他們付出代價，就算再有來頭都不能欺負我女兒。」

「娘，我沒事，您別擔心，我好好的呢。」宋心瑤笑著說：「沒傷到臉，女兒已經很滿意了，養傷的事情慢慢來吧，馬大夫不是說了嗎，只要我聽話，保證不會留疤痕的。」

汪蕊想想還是後怕，「幸虧妳沒事……對了，文瀾那孩子有沒有趁機佔妳便宜？」

「沒有，他連屋內的丫頭都不碰，怎會佔我便宜。」

汪蕊想想，也對，「那就好，我看那孩子也是正直的，不會這樣做……妳也別怪娘想得太多，我們女子清白最是重要，不然將來可沒辦法跟丈夫交代。」

「母親放心，表弟不是那樣的人。」

宋心瑤心裡又想，喲，自己居然開始維護起表弟來了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